

初级综合课教学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实证研究



许丽娟*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 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是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国际中文教师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教师专业发展和国际中文教学质量密切相关。不同等级、不同课型的教学对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的要求各不相同。本研究采用实证的方法，以初级汉语综合课实录为样本，以教学实录中的教学事件所体现出的教师知识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分析报告了国际中文教师教学实践中的知识结构，并且对知识结构构成维度、具体要素和应用比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初级综合课教学中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由六大维度十三个要素构成。教师知识结构的各知识维度和不同维度下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不尽相同，其中“教学知识”维度的应用比重最高，包括“汉语学科教学知识”与“一般教学知识”两个具体知识要素，它们共同构成是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的“核心”。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指导中文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提高教学能力和素养，有助于指导国际中文教师培养和培训的课程设置，同时也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国际中文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研究提供新的启发和思路。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初级综合课；应用比重

DOI: [10.57237/j.edu.2024.03.001](https://doi.org/10.57237/j.edu.2024.03.001)

An Empirical Study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Knowledge Structure in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Course

Xu Liq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eac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the basic problem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Different levels and classe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n Chinese teachers'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This study adopts an empirical approach, taking the recorded data of primary comprehensive Chinese courses as samples, and taking the teacher knowledge reflected in teaching events in the recorded dat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it reports 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analyzes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structure, specific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2 年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全息论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在线教学研究”(22YH48B)；北京语言大学重大基础研究专项“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创新研究”(21ZDJ03)。

*通信作者：许丽娟，806734494@qq.com

收稿日期：2024-03-18；接受日期：2024-04-30；在线出版日期：2024-05-23

<http://www.educationrd.com>

elements, and application propor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primary comprehensive courses is composed of six dimensions and thirteen elements. The application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knowledge dimensions and specific knowledge elements are different. Among them, the application proportion of the "Pedagogical Knowledge" dimension is the highest, including two specific knowledge elements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ore" of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conducive to Chinese teachers better carrying out teaching, improving teaching ability and literacy, guiding the curriculum setting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 language training. Also, it is hoped to provide new inspirations and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Knowledge Structure; Elementary Comprehensive Course; Application Proportion

1 引言

陆俭明指出，一个学科的独立发展，需要培养本学科的专门人才，来持续扩充国际中文教师队伍，然而“所培养的人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技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考虑和解决的重大问题[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师知识一直是世界教师教育研究的焦点问题，这是因为教师知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2]。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和学生学习的指导者，教师知识是开展教学的前提和基础，是从事教育必备的智力资源。然而，知识是基础，结构决定功能。具体来说，事物的内部结构决定了事物的外部功能。因此，教师不仅要具备相应的知识，还应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刘清华指出，“教师的知识结构是教师教育教学活动中决策判断的基础，重视教师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未来教师教育的主题。”[3]国际中文教师作为中文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教师知识是其从事教学最基本的条件，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教学。

学者们对国际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关于中文教师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出发有不同的认识，主要包括汉语学科教学维度[4, 5]、“汉语学科+教育学”维度[6, 7]，以及实践维度[8, 9]。这些更多的是对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宏观上或者某一方面的研究，且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也有少数学者聚焦某一知识类别，如学科教学法知识（PCK），从微观出发探究汉语教师在教授汉语发音方面的教学内容知识[10]。通过以上对国际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认知状况的分析，有助于了解已有教师知识和知识

结构的基本维度层次。然而，不同等级、不同课型教学有自己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中文教师在教学处理上要因人而异，因课而异，为不同的教学服务，因此对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的要求各不相同。从已掌握文献来看，有必要针对不同课型的国际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开展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国际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的已有研究，通常是在前人思辨性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思辨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比较少见。已有的为数不多的实证性研究主要属于个案研究[8, 9, 11-13]。这类研究样本数量有限，对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的关注更多地还停留在局部的、经验的层面，且关于各知识类别的应用比重如何，目前相关研究尚不多见。恰恰是因为这方面的不足，导致对中文教师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和知识结构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和系统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和教师专业发展。因此，从教学实践需求出发，对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开展系统性研究十分必要。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初级汉语综合课实录为样本，选取的五份教学实录均为具有“新课前”“新课教学”和“新课后”完整教学环节的实录，每份教学实录的时长为95至110分钟，其教学对象为初级混合班。这些教学实录来自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教学示范课、权威网站发布的教学公开课和省部级教学比赛获奖作品。它们通常是由一

线中文教师或团队机构精心设计和实施，并经过教学领域内专家点评和认证过的典范之作，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这些教学实录中的教师均具有硕士或博士学历，曾获得校级或市级优秀教学奖，教学经验丰富，反映了目前国际中文教育教师队伍的优秀水平，他们能够通过设计和实施的教学事件，较成熟地将自身的知识体现出来。

本研究以教学实录中的教学事件所体现出的教师知识为研究对象。教学事件是“为促进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过程，由教育工作者或教师精心安排和组织的一系列外部活动。”[14]。本研究以加涅[15]提出的九大教学事件为依据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事件进行划分和描述，具体包括引起注意、告知学习目标、刺激回忆旧知、呈现刺激材料、提供学习指导、引出行为、提供反馈、评价行为和促进保持与迁移。从教学实录考察来看，这些教学事件小到教师的一句话语，大到某个知识点的相对完整的教学单元或片段。

例如：

T¹: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新的练习，有语法，还有情景。我给了你们六个词，当然你可以不都用，你都用我很高兴。但是，我的要求是，最少用上这里边两个，肯定、否定都可以。你说说逛街、逛商店买东西，也可以说逛公园、爬山、搬家，都可以，但你只能选择一个情景来说。两个同学一组，准备五分钟，然后到这儿来表演。所以，你们要先想一下。好，开始吧，五分钟。

该例中，中文教师请学生用所学的语言点进行情境表演，有助于促进语言知识的保持和迁移。从该教学事件中，可以推断中文教师需要具备的知识类别有：一是汉语学科教学知识，如采用情境表演的方式练习所学知识；二是一般教学知识，如教师对学生准备时间的把控；三是第二语言习得知识，如在情境下开展交际练习，促进学习者主动输出语言知识。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第二语言教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通过数据挖掘开展教学研究”。[16]本研究基于大数据和数据挖掘理念，对中文教师知识进行了教学全过程、系统性的考察。在考察和提取中文教师知识应用的教学事件，以及辨

别教学事件所体现的知识类型时，努力按统一的规范操作，尽可能保证一致性。具体工作步骤如下：

- (1) 选取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实录，对教学实录按统一的规范进行转写。
- (2) 通过教学实录考察，提取中文教师知识应用的教学事件。在对知识已有理解的基础上，从知识类别的概念出发，判断教学事件所应用的教师知识类别，并进行归类，自下而上构建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
- (3) 通过计算得出各知识维度，以及不同维度下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²，并由高到低进行排列，报告国际中文教师知识应用的比重倾向。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维度

依据教学实录分析，本研究从所有录像样本中共提取了 432 个教学事件，并分析和对应出教学事件所应用的国际中文教师知识。以此为数据基础，对各知识类别的应用特征进行计算和分析，确立了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的构成维度。

3.1.1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维度的确立

本研究从主体、行为和环境视角出发，自下而上构建基于实证的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有六大维度，依次为：(1)教师职业基础知识（用 K₁ 表示）。张洁指出，就教师个体而言，基础知识是指教师个人所具备的、各学科教师共有的最基本的知识[11]。在此，我们采纳张洁[11]对基础知识的定义，将任何学科教师从事教学都应该普遍具备的、最基本的知识命名为“教师职业基础知识”。该类知识对教师的教学起着支撑和辅助的作用。(2)教学知识（用 K₂ 表示）。教学知识是指教师为了传授教学内容而采取的策略性知识。教师对教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体现在教学实践中，通过教学能力表现出来，对教学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3)有关学生的知识（用 K₃ 表示）。指教师对学生及其特性认识的知识。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知晓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教师对学生的了解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中

¹ “T”代表教师话语。

² 各知识类别的应用比重=（各类知识的用例数÷用例总数）*100%

心”的教学理念。(4)第二语言习得知识(用 K_4 表示)。指关于学生语言学习的理论知识。第二语言习得知识有助于帮助教师了解影响学生学习语言学习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因素，更好地服务于学。(5)汉语学科内容知识(用 K_5 表示)。*Shulman* 提出“学科内容知识”的概念，用来指教师教授的学科专门知识[17]，在此本文立足于汉语学科，将汉语学科相关的专业知识命名为“汉语学科内容知识”。该类知识是汉语教师从事教学必备的、最基本的内容。(6)环境知识(用 K_6 表

示)。指通过影响教师和学生进而影响教学的知识。环境知识的内涵十分丰富，教师所掌握的环境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师的发展和教师的课堂活动。

3.1.2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维度的应用比重分析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中各维度知识的应用比重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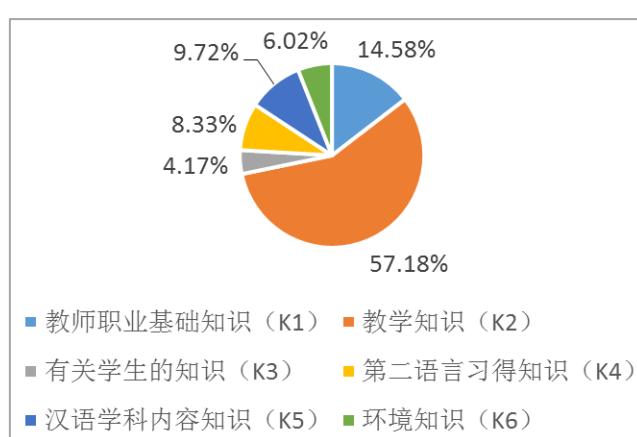


图 1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维度及知识类别应用比重统计图

由图 1 显示，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教师知识结构各维度的应用比重各不相同。按应用比重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教学知识”(57.18%)、“教师职业基础知识”(14.58%)、“汉语学科内容知识”(9.72%)、“第二语言习得知识”(8.33%)、“环境知识”(6.02%)和“有关学生的知识”(4.25%)，即 $K_2>K_1>K_5>K_4>K_6>K_3$ 。

需要说明的是，已有关于教师知识应用比重的研究不多。张洁曾认为，教学知识是教师“关键的知识”[11]。这一认识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即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学知识 (K_2)”维度的应用比重远高于其他维度(见图 1)。

3.2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各维度的构成要素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的维度确定后，下面将对每个维度之下的具体要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共包括 6 个维度 13 个要素。本研究通过计算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各具体要素的应用比重，根据各维度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维度下具体要素按应用比重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及各知识类别应用比重统计表

构成维度	用例数	占比 (%)	比重倾向排序 ³	具体要素	用例数	占比 (%)	比重倾向排序 ⁴
教师职业基础知识 (K_1)	63	14.58	2	心理学知识 (K_{11})	36	8.33	1
				人际知识 (K_{12})	19	4.40	2
				外语知识 (K_{13})	5	1.16	3
				综合百科知识 (K_{14})	3	0.69	4

3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构成维度的比重倾向排序由高到低依此标记为 1、2、3……以此类推。

4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具体要素在所在维度的比重倾向排序由高到低依此标记为 1、2、3……以此类推。

构成维度	用例数	占比 (%)	比重倾向排序 ³	具体要素	用例数	占比 (%)	比重倾向排序 ⁴
教学知识 (K ₂)	247	57.18	1	汉语学科教学知识 (K ₂₁)	124	28.70	1
				一般教学知识 (K ₂₂)	123	28.47	2
有关学生的知识 (K ₃)	18	4.17	6	学生的经验或社会知识 (K ₃₁)	15	3.47	1
				学生身心发展知识 (K ₃₂)	3	0.69	2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 ₄)	36	8.33	4	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 ₄₁)	36	8.33	1
汉语学科内容知识 (K ₅)	42	9.72	3	汉语基本知识 (K ₅₁)	39	9.03	1
				中国文化知识 (K ₅₂)	3	0.69	2
环境知识 (K ₆)	26	6.02	5	课堂环境知识 (K ₆₁)	23	5.32	1
				学生家庭环境知识 (K ₆₂)	3	0.69	2
合计	432	100.00		合计	432	100.00	

3.2.1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各维度构成要素的确立

下面将对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六大维度之下的具体要素进行说明，并举例分析在教学实录中的体现。

第一，教师职业基础知识 (K₁) 维度

从表 1 可知，教师职业基础知识 (K₁) 由以下四个要素组成。包括：(1)心理学知识（用 K₁₁ 表示），指行为和心理活动的知识。(2)人际知识（用 K₁₂ 表示），指教师对学生的召唤及时做出恰当回应，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以及教师体态语等方面的知识。(3)外语知识（用 K₁₃ 表示），指一种或多种汉语语言之外的语言知识，如英语。(4)综合百科知识（用 K₁₄ 表示），指除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之外的、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文化知识。

第二，教学知识 (K₂) 维度

从表 1 可知，教学知识 (K₂) 维度由以下两个要素组成。包括：(1)汉语学科教学知识（用 K₂₁ 表示），指汉语学科特有的、适用于汉语语言学科的一种专门性的知识。(2)一般教学知识（用 K₂₂ 表示），指存在于所有教学活动中，不带有任何学科特色的知识。

第三，有关学生的知识 (K₃) 维度

从表 1 可知，有关学生的知识 (K₃) 由以下两个要素组成。包括：(1)学生的经验或社会知识（用 K₃₁ 表示），是指关于学生的背景知识，以及学生已有的或已经具备的一些与学习相关的、先验性或社会性知识，如学生已掌握的知识或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学生国别等方面的知识。(2)学生身心发展知识（用 K₃₂ 表示），是指学生各自的身心发展状况或特征的知识，如学生的性别、年龄、性格、优缺点、学生身体状况等个体差异方面的知识。

第四，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₄) 维度

从表 1 可知，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₄) 主要由第二语言习得知识（用 K₄₁ 表示）一个要素组成，指学生学习语言活动的心理特点和心理活动规律方面的理论知识。

第五，汉语学科内容知识 (K₅) 维度

从表 1 可知，汉语学科内容知识 (K₅) 由以下两个要素组成。包括：(1)汉语基本知识（用 K₅₁ 表示），指关于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汉字等方面的知识。(2)中国文化知识（用 K₅₂ 表示），指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社会、中国地理、中国建筑等诸多方面的知识。

第六，环境知识 (K₆) 维度

从表 1 可知，环境知识 (K₆) 由以下两个要素组成。包括：(1)课堂环境知识（用 K₆₁ 表示），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课堂情景，如教室中的特殊情况、学生互动情形，以及师生互动情形等。(2)学生家庭环境知识（用 K₆₂ 表示），是指学生的家庭背景，如家庭状况、家校关系等。

下面以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具体要素中应用比重最高的“汉语学科教学知识 (K₂₁)”为例，说明其在教学实录中的体现。

例 1⁵:

T: 这个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语法。你们看看老师现在做什么？（动作：放书）这是谁的书？

SS: 老师的书。

T: 老师的书。现在老师——（动作：放书）

SS: 放书。

T: 书放在哪儿？

SS: 放在桌子上。

⁵ “T”代表教师话语，“SS”代表全体学生活语，“——”代表语气延长，“（）”表示对录像内容的补充说明。

T：桌子上。这个也是桌子。老师放书，书放在桌子上，用一个句子怎么说？

T, SS: 老师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T: 好，真聪明，老师——

T, SS: 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T: 对，这个把字句的意思呢，是我做一个动作使 object 有了改变。我们看看这个句子里有什么呢？有老师，做动作的人，还有放，还有书，object，还有“书”改变了。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个句子里，我们想说，谁做了一个什么动作，让 object 有了变化，我们要用把字句。这个 object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这是老师的书。这个动词的后边呢？在这儿，跟我说，老师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SS: 老师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该例中，中文教师在向学生讲解“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为学生呈现新知识。从该教学事件中分析得出，中文教师需要具备的知识类别有五类：一是教师职业基础知识（ K_1 ）维度中的外语知识（ K_{13} ），如所使用的英语；二是教学知识（ K_2 ）维度中的汉语学科教学知识（ K_{22} ），是所使用的语法讲练的方法，如动作展示；三是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_4 ）维度中的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_{41} ）；四是汉语学科内容知识（ K_5 ）维度中的汉语基本知识（ K_{51} ），是关于语法的知识，如讲述的语法意义；五是环境知识（ K_6 ）维度中的课堂环境知识（ K_{61} ），如使用课堂环境中的常见物品书。

下面以应用比重最高的“汉语学科教学知识（ K_{21} ）”为例进行说明。该例中，教师利用课堂环境中常见物品“书”，通过“把书放在桌子上”这个动作，向学生讲解“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由于语法理论知识具有抽象性，尤其是在初级阶段，教师往往需要利用动作展示的教学方式辅助教学，使学生对语法意义和语法规则产生直观的感受，增加学生的可理解性输入；同时，也便于学生在观察动作后，通过心理练习更有效地习得相应知识，加深学生记忆的效果。这一做法符合 Gagne 的观点，即学生在观察运动动作的示范后，会通过心理暗示完成大量的动作技能练习，且非常有效[15]。因此，教师应用了“汉语学科教学知识”。

3.2.2 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各维度构成要素的应用比重分析

从表 1 可知，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教师知识结构不同维度之下的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各不相同。

第一，“教师职业基础知识（ K_1 ）”维度下具体知识

要素的应用比重统计结果为 $K_{11}>K_{12}>K_{13}>K_{14}$ 。具体表现为：(1) “心理学知识（ K_{11} ）”的应用比重最高，体现了心理学知识对语言的“教”与“学”的活动的支撑作用。(2) 应用比重较高的是“人际知识（ K_{12} ）”，教师在与学生交流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与学生建立平等良好的人际关系。(3) “外语知识（ K_{13} ）”的应用比重较低，教师一般在出现专业术语，学生理解困难，用汉语解释较为复杂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外语，绝大多数情况教师仍然会选择中文进行教学，尽可能提高学生对中文的理解能力。(4) “综合百科知识（ K_{14} ）”的应用比重最低，往往会作为教学活动设计的背景信息出现，不过出现率较低，教师首选的依然是以学生熟悉的课文内容作为活动设计的背景。

第二，“教学知识（ K_2 ）”维度下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统计结果显示：“汉语学科教学知识（ K_{21} ）”与“一般教学知识（ K_{22} ）”的应用比重旗鼓相当，28%左右，即 $K_{21}\approx K_{22}$ 。已有学者认为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知识结构的“核心”成分[17-19]，但本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汉语学科教学知识（ K_{21} ）”与“一般教学知识（ K_{22} ）”共同构成的“教学知识（ K_2 ）”是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教师知识结构的“核心”。因此，我们认为，在初级汉语综合课教学中，中文教师要重视“汉语学科教学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但也不能忽视对“一般教学知识”的掌握。

第三，“有关学生的知识（ K_3 ）”维度下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统计结果显示：(1) “学生的经验或社会知识（ K_{31} ）”的应用比重高于“学生身心发展知识（ K_{32} ）”，即 $K_{31}>K_{32}$ ，体现了学生的汉语知识水平、已有的知识基础等经验或社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教师顺利开展教学产生影响。(2) “学生身心发展知识（ K_{32} ）”在中文教学实践中通常会作为教学活动设计的背景信息，辅助教师教学。

第四，“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_4 ）”维度下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统计结果显示：“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K_{41} ）”的应用比重为 8.33%，体现了教师教学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对学生语言学习认知过程和规律的了解。

第五，“汉语学科内容知识（ K_5 ）”维度下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统计结果显示：(1) “汉语基本知识（ K_{51} ）”的应用比重高于“中国文化知识（ K_{52} ）”，即 $K_{51}>K_{52}$ ，凸显了汉语语言要素知识在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这与邓恩明[20]提出汉语语言要素知识在教师知识结构中的首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观点相一致，与初级综合课“使学生能够掌握汉语的语音、基本的句型和基本的语法、掌握与语言学习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汉语常用词汇、掌握基本的汉字知识”[21]的基本任务相一致。(2)“中国文化知识(K_{52})”往往是中文教师设计教学活动的背景知识或者依托,但这往往受到教学内容、中国文化知识的难度,以及初级阶段学生汉语水平较低等原因的影响,使用情况并不多。

第六,“环境知识(K_6)”维度下具体知识要素的应用比重统计结果显示:(1)“课堂环境知识(K_{61})”的应用比重高于“学生家庭环境知识(K_{62})”,即 $K_{61}>K_{62}$,体现了课堂环境对教师教学具有重要的影响。(2)“学生家庭环境知识(K_{62})”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作为教学活动设计的背景信息使用,从而使学习内容更贴近学生生活,增强真实性。

4 结语

汉语教学是一项科学性、艺术性和知识性很强的工作,汉语教学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有特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也就是要有特定的业务素养[6]。知识和能力是“生产力”的问题,是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的根本取向和实施重点[22]。我们认为,国际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是由其背后的教师知识支撑的,是知识运用的具体体现。不同等级、不同课型的中文教学有各自的特点和任务,教学工作的不同影响了教师不同知识结构的形成。本研究以初级综合课教学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报告了国际中文教师教学实践中的知识结构,并且对知识结构构成维度、具体要素和应用比重进行了分析,发现初级汉语教学中“教学知识”维度的应用比重最高,是国际中文教师知识结构的“核心”,但中级和高级及其他课型的汉语教学中各类知识的比重倾向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国际中文教师培养和培训过程中,应注意合理安排培训课程,有所侧重,初级汉语教学的教师应适当增强对教学知识传授与教学技能的训练课程,便于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提高教学能力和素养。本研究的结果也可以作为国际中文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以及教师评估的参考依据,进而推动中文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及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国际中文教师知识和教师发展研究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路。

本研究以初级综合课教学为例,从教学实践出发,通过实证的方法对中文教师知识进行教学全过程、系统性的探究。在后续的研究中,不仅可以对其他等级和课型的中文教师知识和知识结构开展实证研究,还

可以利用调查问卷、访谈等手段收集数据,对录像中的教师进行访谈,了解中文教师为本节课所作的教学准备以及他们的想法,深入挖掘研究结果背后的原因,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 [1] 陆俭明. 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建设及其本体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05): 359-361+401.
- [2] 朱晓民, 张德斌. 近二十年来教师知识结构研究述评 [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2): 136-140.
- [3] 刘清华. 教师知识研究的问题与建构路向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5(21): 45-48.
- [4] 崔希亮. 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文化修养 [J]. 国际汉语, 2012(00): 86-90.
- [5] 王素梅. 汉语国际教师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及培养方法研究 [J]. 教育与职业, 2013(15): 78-79.
- [6] 吕必松. 关于对外汉语教师业务素质的几个问题 [J]. 世界汉语教学, 1989(01): 1-17.
- [7] 王添淼. 国际汉语教师专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2): 229-231.
- [8] Sun, Dekun.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A case study of an immigra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2 (28): 760-767.
- [9] 李肖玫. 国际汉语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基于一位高校专家型国际汉语教师的教育叙事研究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 [10] Li, L., Valcke, M., Badan, L., & Anderl, C.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 teacher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in teaching Chinese pronunciation [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22(0). <https://doi.org/10.1177/13621688221117605>.
- [11] 张洁. 对外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研究 [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12] 江新, 郝丽霞. 新手和熟手对外汉语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02): 1-8.
- [13] 李晓萌. 对外汉语新手教师实践性知识发展的自我叙事探究 [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
- [14]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 [15] R. M. Gagne 著, 皮连生, 王映学, 郑葳等译. 《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6] 郑艳群. 汉语教学数据挖掘: 意义和方法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04): 116-124.
- [17] Shulman, Lee, S.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87(01): 355-356.
- [18] Grossman, P. L. *The Making of a Teacher: Teacher Knowledge and Teacher Education* [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0.
- [19] 刘清华. 教师知识的模型建构研究 [D].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20] 邓恩明. 谈教师培训的课程设置 [J]. 世界汉语教学, 1991(01): 48-54.
- [21] 李泉. 《汉语综合课教学理论与方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2] 李泉, 丁安琪. 专业素养: 汉语教师教育的起点与常态——“素养—能力—知识”新模式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0(05): 1-9.